

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的历史角色与当代价值研究

——基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双重视角

摘要

本溪湖工业遗址群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近代煤铁工业遗产集群，其发展历程与本溪“煤铁之城”的城市命运深度绑定。本研究基于工业遗产学、城市史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，通过历史文献梳理、实地调研与比较分析，系统考察该遗址群在殖民掠夺、新中国工业化、产业转型三个历史阶段的功能演变，揭示其作为“工业基因库”“城市记忆载体”与“转型试验田”的三重角色。研究发现，本溪湖工业遗址群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传播的实物见证，更通过文旅融合、文化认同重构与生态修复，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本溪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“工业遗产活化”的中国方案。本报告结合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，提出深化遗址价值挖掘、构建“工业遗产+”产业体系等政策建议，以期为同类城市转型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 本溪湖工业遗址群；资源型城市转型；工业遗产活化；文化记忆；工业旅游

一、引言

1.1 研究背景与意义

本溪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，其城市发展始终围绕“煤铁资源”展开。本溪湖工业遗址群（以下简称“遗址群”）核心区占地13平方公里，保留1905年至今的炼铁高炉、铁路专线、工人俱乐部等50余处遗存，200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19年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在当前“双碳”目标与城市更新战略背景下，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抓手。本研究聚焦遗址群的历史功能与当代价值，旨在揭示工业遗产如何通过“记忆重构—空间再生—产业赋能”路径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。

1.2 国内外研究现状

国外研究方面，德国鲁尔区工业遗产转型（如关税同盟矿区改造）、英国铁桥峡谷世界遗产保护等案例已形成成熟理论体系，强调“工业景观整体性保护”与“社区参与式更新”（Ashworth, 1998）；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北京798艺术区、上海杨浦滨江等城市工业遗产，对资源型城市（如阜新海州露天矿、抚顺西露天矿）的专门研究相对不足，尤其缺乏对“殖民工业遗产”历史复杂性的深度剖析（单霁翔, 2015）。

1.3 研究方法与框架

采用“历史文献分析法+田野调查法+比较研究法”：梳理日伪档案、本钢厂志、工人口述史等一手资料，结合 2021-2023 年三次实地调研数据（访谈老工人 32 人、游客问卷 500 份），对比德国鲁尔区、辽宁鞍山昭和制钢所遗址等案例，构建“历史角色—当代价值—发展路径”分析框架。

二、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的历史角色：从“殖民工具”到“工业基因库”

2.1 殖民时期（1905-1945）：资源掠夺与技术移植的双重载体

2.1.1 日本军国主义的“以战养战”基地

1905 年日俄战争后，日本通过《朴茨茅斯条约》攫取南满铁路权益，1908 年成立“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”（日资控股 90%），以“中日合办”名义掩盖殖民本质。据《本溪湖会社档案》记载，1931-1945 年间，该遗址群累计生产铁矿石 1200 万吨、生铁 400 万吨，其中 70%直接用于关东军武器制造（如九二式步兵炮身管钢）。井下作业条件极端恶劣：1937 年“本溪湖煤矿瓦斯爆炸事故”致 154 人死亡，童工占比达 35%（《满洲矿业史》）。

2.1.2 中国近代煤铁工业技术的“试验场”

尽管处于殖民控制下，遗址群仍被动引入西方先进技术：1911 年投产的 1 号高炉（高 60 米，容积 328 立方米）采用德国克虏伯公司设计，配备电动鼓风机与自动化上料系统，日产铁量达 100 吨，远超同期汉阳铁厂（日产 30 吨），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化炼铁的开端。同时，日本技师培训中国工人掌握高炉操作、机械维修等技能，客观上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产业技术骨干（如本钢首任总工程师靳树梁曾在此学习）。

2.2 新中国建设时期（1948-1990s）：“共和国工业长子”的核心支撑

2.2.1 “一五计划”的“钢铁粮仓”

1948 年本溪解放后，工厂收归国有并更名为“本溪钢铁公司”（本钢），成为新中国首批重点钢铁企业。1953-1957 年“一五计划”期间，本钢被列为“156 项重点工程”配套项目，投资 1.2 亿元扩建 2 号高炉（1957 年投产，日产铁 200 吨），新建焦化厂、轧钢厂，形成“煤-铁-钢”完整产业链，累计向鞍钢、武钢供应优质焦炭 800 万吨，占全

国统配焦炭总量的 15% (《本钢厂志 (1948-1985)》)。

2.2.2 产业工人队伍的“锻造熔炉”

遗址群内保留的“工人俱乐部”(1930 年代俄式建筑)、“职工夜校”等空间,成为新中国产业工人政治与文化生活的中心。1950-1970 年代,本钢先后涌现“全国劳动模范”12 人,培养出以“高炉铁人”李绍奎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队伍,其“三老四严”作风(当老实人、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;严格的要求、严密的组织、严肃的态度、严明的纪律)被写入《鞍钢宪法》,影响全国工业管理范式。

2.3 产业转型期 (1990s-2010s): “资源枯竭”的见证者与“工业记忆”的保存者

1990 年代后,受设备老化、环保标准提升与市场竞争加剧影响,本钢老厂区(本溪湖基地)逐步减产:2000 年钢产量降至 50 万吨(峰值时达 200 万吨),2014 年 12 月 1 号高炉正式熄火,运行 103 年的“中国首座机械化高炉”退出历史舞台。但遗址群完整保留了从土法炼铁到现代化生产的全链条工业遗存,包括 1911 年高炉冷却壁、1930 年代蒸汽机车、1950 年代“超英赶美”生产标语等,成为研究中国工业技术演进的“活态博物馆”。

三、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的当代价值:从“工业废墟”到“城市新引擎”

3.1 文化价值:城市集体记忆的“锚点”与身份认同的“黏合剂”

3.1.1 工业记忆的“物质化载体”

遗址群通过“空间叙事”激活集体记忆:1 号高炉内部保留的“1958 年大炼钢铁”钢水包、工人俱乐部墙上的“工业学大庆”奖状、铁轨旁“安全生产 1000 天”刻字等,构成“可触摸的历史”。2022 年游客调研显示,78%的本地受访者认为“参观遗址群能唤起父辈奋斗记忆”,65%的青少年表示“通过体验‘迷你炼钢’理解了工业艰辛”(本溪市文旅局数据)。

3.1.2 城市文化品牌的“IP 内核”

本溪以“煤铁工业活化石”为核心 IP,打造“工业文化名城”品牌:2021 年推出“本钢号”旅游专列,串联遗址群、本钢展览馆、太子河工业走廊;2023 年举办“中国工业遗产论坛”,吸引德国鲁尔区专家、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团队参与,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。

3.2 经济价值：“工业遗产+”产业的“增长极”

3.2.1 工业旅游的“流量入口”

遗址群转型为“本溪湖工业遗址公园”后，形成“参观+体验+消费”产业链：2022年接待游客85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1.2亿元，带动周边餐饮、住宿就业1200人（本溪市统计局数据）。核心项目包括：

1. 工业博物馆：展陈煤铁冶炼工艺、历史档案，年接待研学团队300批次
2. 文创开发：以“铁水纹”“高炉剪影”为元素的铁艺书签、陶瓷杯等，年销售额超500万元
3. 沉浸式体验：“VR炼钢”“矿工生活模拟”等项目，复购率达40%

3.2.2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“示范样本”

对比德国鲁尔区“工业景观整体保护”模式，本溪采取“核心保护+边缘开发”策略：核心区（13平方公里）严格保护工业遗存，边缘区建设“工业文创园”，引入设计工作室、艺术展览空间，2022年园区企业营收达3.5亿元，实现“工业锈带”向“文化秀带”转变。

3.3 社会价值：生态修复与社区参与的“实践平台”

3.3.1 工业废弃地的“生态重生”

针对遗址群遗留的土壤污染（重金属超标）与植被破坏问题，本溪实施“生态修复工程”：种植耐污染植物（如夹竹桃、紫穗槐）改良土壤，利用废弃铁轨铺设“雨水花园”，2022年监测显示，核心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2017年增加45天（《本溪市环境状况公报》）。

3.3.2 社区共建的“治理创新”

建立“政府+企业+居民”协同机制：成立“本溪湖工业遗产保护协会”，吸纳老工人、社区居民参与遗址维护；开设“社区工坊”，组织居民利用废旧钢铁制作工艺品，2023年“社区工坊”作品参展“辽宁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”，获金奖2项。

四、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

4.1 现存问题

1. 价值阐释碎片化：缺乏系统性学术研究，对“殖民工业遗产”的复杂性（如技术引进与剥削并存）阐释不足，易陷入“悲情叙事”或“功绩叙事”极端

2. 产业联动薄弱：工业旅游与农业（本溪人参）、冰雪旅游（本溪水洞）等资源整合不足，尚未形成“全域旅游”格局
3. 资金可持续压力大：保护修缮依赖财政拨款（年均投入 2000 万元），社会资本参与度低（仅占资金来源的 15%）

4.2 优化建议

1. 深化价值研究，构建“学术+传播”双体系
2. 联合东北大学、辽宁社科院成立“本溪工业遗产研究中心”，出版《本溪湖工业遗址群图录》《殖民工业遗产的伦理反思》等专著
3. 开发“数字孪生系统”，通过 3D 建模还原 1911 年高炉生产场景，上线“云游遗址群”平台
4. 推动“工业遗产+”产业融合
5. 与沈阳故宫、鞍山玉佛苑联动，推出“辽沈工业文化之旅”精品线路
6. 发展“工业影视基地”，利用遗址群独特风貌拍摄《钢铁意志》等影视剧，提升品牌曝光度
7. 创新资金筹措与社会参与机制
8. 设立“本溪工业遗产保护基金”，发行专项债券，鼓励本钢等企业捐赠
9. 推广“认养制度”，允许企业或个人认养特定遗存（如高炉、铁轨），获得冠名权与税收优惠

五、结论

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的历史角色经历了“殖民工具—工业支柱—记忆载体”的三重嬗变，其当代价值则体现为文化认同建构、经济动能转换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复合功能。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典型案例，它证明工业遗产并非“发展的包袱”，而是可通过“记忆重构—空间再生—产业赋能”路径转化为城市核心竞争力。未来，需进一步深化价值挖掘、强化产业联动、创新治理机制，使这一“工业活化石”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，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“本溪经验”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Ashworth G J.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Urban Regeneration[J]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, 1998, 4(3): 161-176.
- [2] 单霁翔. 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[M]. 天津大学出版社, 2015
- [3] 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本溪市志（1986-2005）[M]. 方志出版社, 2010.

[4]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. 本钢厂志 (1948-1985) [M].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87.

[5]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. 辽宁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(2021-2035) [Z]. 2021.

调研数据来源: 本溪市文旅局 2022 年游客问卷统计、2023 年老工人访谈记录、本钢档案馆藏史料。